

詩人玉屑

十四之七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698
冊數	5 (4)
函號	圖 109 4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

謫仙

千載獨步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
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
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
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廬黃門云陳拾
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
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
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論太白人物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言節於求王璘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
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
使脫鞞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
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
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前蹈籍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如僚友視儔列如草芥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
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求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

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
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也吾不可以不辨

驚動千古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
小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
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氣蓋一世

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
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槽中流鶻鷲鳴
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淺矣 童蒙訓

論太白作詩

太白以端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奔齊魯眼明耳聰
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耳一淫樂目混黑白
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
風雲使之消索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蹇蹶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
使之遠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
之馳驟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沈光
李白酒樓記

見古人用意處

山公言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

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
白至于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
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
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日方可
入道詩眼

百世之下想見風采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
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
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

白傳神詩也 西清詩話

人中鳳凰麒麟

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眼暗吟藝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山谷

歌詩

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黃魯直

逸詩

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漁隱

奇語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授紫蟲坐碧草春至不知

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注注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茗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復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雲煙中語

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真雲煙中語也 西清詩話

晦庵謂太白聖於詩

李太白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

晦庵論太白詩

李太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獨鳴皋歌一篇近楚詞然歸來子猶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為知言云

陳光澤見示所藏廣成子畫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變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瀑布詩

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夜懷詩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關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散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聞靈響自為天籟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

所適不可致詰也 卷載齊金

辨集中有非李白之作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平楚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教詩决
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間學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
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款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
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有臨時
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
耶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半詠怪其語淺近不類
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
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
白自比則其人心疾又矣豈廁鬼之罪也茗溪漁隱曰

東坡此語盖有所譏而云 東坡

不主故常

余評李太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
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山谷

太白之學本出縱橫

太白之從來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
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得陽滿旌旂
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
官不受賞翻謫夜郎矢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盖其
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
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

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
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
固未必有成功而知入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
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
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蔡寬夫詩語

白不識理

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
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遊俠
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
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去江淮白起
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

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
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
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
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
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或論子由

李杜

誠齋謂李神於詩杜聖於詩

詩人之詩唐云李杜宋言蘇黃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
詩子列子之御風無待乎舟車也黃杜之詩靈均之乘

桂舟駕玉車有待而未始有待也無待者神於詩歟有
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歟文集

一世冠

唐三百年言詩則杜甫李白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文
藝傳序

杜甫光掩前人後來無繼

或問王荆公云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
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
逸入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
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
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

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
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
者苟不能臻其闡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
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
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
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
往二似陰鏗二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
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二公優劣

太白辭粟卧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安在

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
月在黃鶴怨解帝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
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
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
土墳二尺高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累千萬篇只是
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畜寓深
遠各有所當也子美除草云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
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其積邪嫉惡欲交夷蘊崇之
以肅清王所著懷抱可見臨川有勿去草二無惡如此
世俗二浮薄此方外之語異乎農夫之務去也游山寺
云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監縷告許棟梁摧

本即所賦事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
所感一飯不忘君耶 若溪詩註

忠憤深遠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
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
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刺手按
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按鯨牙其
思曠深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 謝語

文章心術

世俗誇大白賜宋調鼎爲祭力士脫靴爲勇惡觀唐宗

渠渠於白豈員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艷詞蝶語以
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為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
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志納諫
况黃屋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
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方士閨闈膏肓惟恐不
當人主意拔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
之為此蟬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若輩余竊謂如論其
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鄭廟李
杜齊名真不竊也 碧溪詩話

草堂

墓誌銘 元鎮作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
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人繼作歷夏商周十餘年仲
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
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
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相梁詩而七言
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雜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

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
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悲哀
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慙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
本土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故曠精清為
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
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
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牙書而又沈宋之流
研練精功穩順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
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
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
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集蘇李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
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事如使仲尼考鍛其言要尚不
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
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志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
詩誠以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
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若溪漁隱曰宋
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
同而詞異耳

宋子京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
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槩皆自
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
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
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少游進論

杜子美之於詩實積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
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

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
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
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
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
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歟

冷齋魯言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摸楷聲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人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平其深純宏妙千古

不可追迹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爲難狀之景舒
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茫以沼
劫大水息風雲蕩汨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
風溢雲震有參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又云其
夔邈高聳則若鑿太虛而敷萬籟其馳驟恠駭則若伏
天策而騎箕尾其直截峻整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
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擬其勇握其正以高
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
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酸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
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
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然自號一家赫世頹俗後人

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雅而下唐而上一入而已是知
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

王彥輔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
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絺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
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廓
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
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
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
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

半山老人畫像贊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
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
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片
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穰二盜賊森戈矛吟哦
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
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之傷屯棹屈止一
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
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三百篇之後便有子美

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

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譚好西

老杜似孟子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
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
下令減征賦寄梅學士詩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
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寧
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見其志大庇天下仁心廣大
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
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君後

晦庵論杜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

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摹不可學

陵陽論詩能盡寫物之工

杜少陵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之夏木轉黃鸝極盡寫物之工後來唯陳無已有云黑雲映黃槐更看白鷺度無愧前人之作室中語

用詩書語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麟之馬蕭之未嘗外入一字如曰濟潭鱣發之春草鹿吻之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陛赤墀植壁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

膚淺不類耶黃常明詩話

詩史

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事士大夫謂之詩史孫僅序

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貧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冰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巷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貧常俄

頃羞顏珍寂寞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
剪髮鬢帶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後厚向竊窺
數公經論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真觀初尚
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
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繆誤獨少陵
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
杜不信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
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也西清詩話

曾中吞幾雲夢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
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
墮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
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
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并乾坤日夜溥不知
少陵曾中吞幾雲夢也同上

學老杜之法

老杜詩凡一篇皆二拗相半古入文章類如此皆拙固

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
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
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
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
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
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
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
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
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
詩眼

工妙至到人不可及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
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字自齊梁則
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竹
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
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
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
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石翁詩話

一飯未嘗忘君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諫而不亂

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坡

妙絕古今

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東坡雜錄

古今絕唱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李伯紀杜工部集序

高雅大體

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數世耳詩眼

優柔感賦

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

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調不在
逞豪放而致詬怒也 厲君詩論

高深

讀少陵詩如馳騫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
楠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滇波萬頃蛟龍龜鼉
徜徉空拭皆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
名狀實難為功韓退之推其光燄萬丈長殆謂是矣莫
印亭

詩有近質處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
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李若尤效之而過甚豈

遠大者難窺乎 王洪亭

大雅堂

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舟棹揚素
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
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
堂仍為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
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
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杖然會意處遂以數語終以
泯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
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
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闡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

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方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山谷

三種句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

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闢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石林詩話

畫山水詩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菴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若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為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于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憊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補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揚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

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
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
真宰上訖天應位野亭春還
雜花遠漁翁賸踏孤舟立
滄浪水深青溟闊歌岸側島
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
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
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
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
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
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
青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
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
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舟入漁子入浦淑
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

古莫比咫尺應須論
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
剪取吳松半江水
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
往時灑廷蕭湘浦獨
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
煙漠漠斷壠連岡散
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
不意畫中能更覩
燕公侍書燕王府王
求一筆終不與奏論
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
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
祇有粉墨歸囊楮東坡書
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
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
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
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
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
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
為奔川川平山開林麓
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
入稍度喬木外漁舟一
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
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
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
雲卷兩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
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
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
歸來篇許彥周詩話

詞氣如百金戰馬

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
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
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
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齒黃金勒翻身向

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
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波濤瀾始復平
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
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有抔土障黃流氣象

凡人做詩中間多起問答之辭往往至數十言收拾不得
便覺氣象委帖子美贈衛處士詩略云焉知二十載重
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
來何方若使他人道到此下須更有數十句而甫便云

問谷未及已兒女羅酒漿此有抔工障黃流氣象讀文身

九日詩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
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
未力學可致正須曾中度世耳後山詩語

送人詩

劉路左車為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冊有送惠
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
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
綺未稱臣真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洪駒父詩語

八哀詩紀行詩

八哀詩維古風中最為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
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
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為先後無
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
贊方駕寧者宜常諷誦之少陵詩總目

夔州後詩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
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追之白潮州
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

責其備

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

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之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
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李戰百萬
化為魚請囑防閑將謹勿吝奇寄何其先後之相矣若
是哉樂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蘇東坡

村陋句

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雲濤盤衆力
亦不細呀帆暗眼過飛檣本無帝得失瞬息間致遠思
恐泥一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奉二期勿
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環
瓏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東坡
詩入玉屑卷之十四

詩入玉屑卷之十五

王維

輞川之勝

桃紅復今宿兩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
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
閑適於其間也漁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
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
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
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
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
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
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曾次
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後湖集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
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山
中人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

韋蘇州

清深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
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富欲
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
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
州自序之過歟若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
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
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
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

詩否二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鬢宮樣粧春風一曲社
章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
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為
性高索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
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典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
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
人亦不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百樂天

已為當時所貴

劉大真與韋蘇州書云顧著作來已足下郡齋燕集想

亦示何情致暢茂適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
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
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天下之文見之矣
則知蘇州詩為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嚴
戟畫寂凝清香也王直方詩話

逸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
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
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官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
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杏
調歸思欲霑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

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復齋讀錄

韋詩流麗

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愚居詩話

蘇後湖讀韋詩而有感

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游冀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兼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立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後湖集

絕唱

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澹蒼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

否詩彦周詩話

詩有深意

蘇州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視俸錢郡中宴集
云自慚居處崇未觀斯民康余謂士君子當切切作此
語彼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
乎碧溪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
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
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
窮所謂轉喉觸諱漫更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
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
耳後山詩話

山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
渡喧參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
喧參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漁隱

山谷贊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
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在門爽氣洗盡塵埃昏
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蘇華故人私邀伴蔡直
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母枉尺

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
後來誰復釣槎頭漁隱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
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平
大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者也北齊羨蕭懿芙蓉露
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樂
府羨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
夢澤波動岳陽城謝眺之詩句精者露滋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

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亦襄陽人既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歎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苕溪漁隱曰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爲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爲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朓詩忠誤也皮日休

韓文公

掀雷中電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決於天地之垠司空圖題柳集後

變詩格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

用意

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

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許彥周詩話

改一字遂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若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公末年詩閑遠有味

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奔

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若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之句尤閑遠有味蔡寬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

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依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
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
雅退之亦不能作也唐子西語錄

送李愿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
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
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
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
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東坡

晉公賡酬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旗穿曉日雲

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
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亞
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
此豈容令孤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
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
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
深婉李文定公適在中書嘗誦此兩句親書於壁素
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
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

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宏
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魚腹

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泠泠雲柳絮無根帶天地闊遠隨
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嗚嗚百鳥學忽見
孤鳳凰泛聲中寄拍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響聲也
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
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時作聽琴詩
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按詩論之
少爲退之雪冤 許彦周詩話

許退之詩

沈括存中言惠卿言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
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
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
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
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
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
厚庵詩話

子由陋聖德詩

詩人諷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食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

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
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
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
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乃取關駭汗如雨
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
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漢子由

韓柳警句

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
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令壁空殘月曙門掩族蟲
秋皆集中第一

柳儀曹

東坡評柳州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
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
出雖有遠韻而寸不逮意獨草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
簡古寄至矣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區
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
梅止於酸塩止於鹹飲食不可無塩梅而其美當在於
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

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
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
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
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一也東坡

休齋評子厚詩

柳子厚小詩幻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大
篇便覺窘迫不若韓之雍容惟平淮詩二篇名爲唐雅
其序云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之後代有以佐
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
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云其危既安有長如
林曾是誰譏化爲謳吟甚似古人語而卒章廢是朔南
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皆以古音歸音歸
豈其卒章云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
臣禮元大邦俾惠我人尤得古詩體也

詩眼評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
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曰大抵皆好又問
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
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領自一轉語悟入如
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
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

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莫可其繕性何由
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
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
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
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
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
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後偉哭
凌真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
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
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浣水悠々春自來草堂無

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在野
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
益殆折揚黃華之雄易售於流俗耳詩眼

南澗中詩絕妙古今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
又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竟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
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
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立壤儀曹何憂之深也東坡

古今絕唱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後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淒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頭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詩彥周詩話天賦不可及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洪駒兩句有不盡之意

子厚臨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魚隱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無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且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矣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日告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

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晉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為郊島詩豈非誤耶張文潛

寒澁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勛氣儻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色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問此語當以為如何哉蔡寬夫

詩話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改司戶未受命卒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

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
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僧居法
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諷聲遂登
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
君何會此耶遂棄取詩卷帝慙慙下樓而去嘗為長江
簿號賈長江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雜素雜記

棹穿波底月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詐
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舡壓水中天麗使嘉歎
久之自此不復言詩今是堂手錄

桑乾長江二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
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
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
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冷齋夜話

苦吟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
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
閑心與身為化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
響報何也隱居詩話

唐人陋於聞道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

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記天地寬蘇狀介之士
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
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
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
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憂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蘇子由

郊之曾次形於詩句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語若無
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納乾
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

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尤
有味也林茂

轉念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暫得閑天恐文章聲斷絕
故留賈身在人間北邙瑣言

枯寂氣味

賈岳哭柏巖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
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
行潭底影數息想邊身皆是岳詩何精險頓異也玄溪
漁隱曰余於此兩際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
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身營為

柳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如此六十一詩語

郊寒島瘦

東坡祭柳子王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
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言彦周詩語

玉川子

月蝕詩

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
月蝕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
佳句而補成之其切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玉
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玉川子語西下中
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再
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
詩雖豪放然大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
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

子月餘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餘詩而必用玉川子句而後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餘詩則詩由思玉川子涕泗答天公又非其類矣

學蘇新編

有所思飄逸可喜

玉川子詩讀若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全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

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羞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君

評茶歌

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闔余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三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此花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闔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有後漁隱曰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骨髓

造語穩貼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
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
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
言信曰縮紉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日圓三
百斤開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
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
金牙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
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拄頭自
煎爽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淨光凝梳面一梳喉吻潤
兩梳破孤悶三梳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梳發輕
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梳肌骨清六梳通仙靈

七梳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
五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
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運在顛崖受辛苦便為
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賦從事問茶
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有茗冠
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茶葉穿
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未發未
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寸圓
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言
山銅瓶弄紅上中瀉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
瀉起閩茶味芳華暖調閩茶香方薄蘭芷其間品第清

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滿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
窮平野送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塔前真衆人之濁我
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
晉寔盧仝不敢歌座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亦
星高山文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來薇長安酒價減千
萬城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
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聞草屨得珠幾滿斗歸鑿

山中絕句

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羣相伴眠
王介甫只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
簡而妙乎漁農

李長吉

品題

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詩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
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
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
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
陵殿梗莽立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喙鰲頭生鬼
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
或過之騷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
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

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辭
謔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涇間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衣僕
命騷可也

晦庵論李賀詩

李賀較恠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以長鈕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
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傳
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纒

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
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
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眉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
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
父名璿或謗賀不避家諱諱文公特為著辨諱一篇

古錦囊

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旦出
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辭

揚花撲帳春雲熱

長吉詩云揚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公所稱然不追長吉之語
許彥周詩話

挑花亂落如紅雨

長吉有挑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奪出一時決
非相為剽竊復齋叢錄

劉賓客

獨步元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
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
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誅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
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意尤穩切白樂天元
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萊時不可解當待
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閤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
存亡之鑑也六檠夢得樂府亦章漫於六篇詩優於它
文耳山谷

用意深遠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始難繼也 呂氏童蒙訓

明月可中庭

山谷至庐山一寺與羣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洪駒父詩話

平淮西詩

又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 隱居詩話

樂天評詩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掬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

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
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
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隱居詩話

碁詩

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
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入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模
寫弈碁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碁則云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
碁不究此味也漁隱

常建

佳句

丹陽殷璠撰何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為恨予謂
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洪駒甫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
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飲

芻豢反思螺蛤耶東坡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香山

五長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
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
於清詩死類格

造理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
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口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
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入復
然誠不足為此也 編隱

達道

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
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
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
也余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
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
且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
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迅遷後

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
馭趁年華不使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
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
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法藏碎金

達者之詞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之詞也
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
也 青箱雜記

秀句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此語未易及 詩話

工於對

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拚或倒其句而用之
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
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
吟屢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
見眼終青尤為工也塵史

草詩

樂天以詩調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
簡而意盡復齋叢錄

昭君詞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却

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功故也然樂天賦此時
年甚少王直方詩話

寒食詩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為淒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
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王直方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
釀酒其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更
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
薰珠翠暖柘枝聲引莞絃高後史補

海圖屏風詩

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可求巖
履空不動綸絕沉其釣一鰲既頓領諸鰲齊掉頭噴風
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
詩感劉洎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太息隱居詩話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計者也當
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事亦未易

辨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
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
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
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
說未知孰是東坡

玲瓏歌

商玲瓏餘抗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
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
白日黃雞催曉五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
未穩箠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了汝
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

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
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苔溪漁隱
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驥
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
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
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
士圍碁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
玉味方求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見續仙傳雅說

東坡似樂天

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
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巔賞徧洛陽春又他

時要拍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
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
似其句云在郡依前六百日是也王直方詩註

老嫗解詩

曰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
不解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墨客揮犀

纖艷不逞

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媒
語入人肌膚不可去唐李肇

甘露詩

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

然樂天識趣最淺彼謂詩中言甘露事與幾如幸災雖私讎可決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詩史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若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東坡

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遠到僕曰杜子美云揚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西未休正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室中語

玉谿生

九日詩

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危霜天白菊遠塔堦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載首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孤楚以歲暮受知後其子綯有章平之拜浸疎商隱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觀之慙恨扁鎖此屢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孤楚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從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詢當國商

隱歸窮絢極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
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跡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
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
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聞
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若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
過東閣郎君瀨重尋皆用商隱詩也

殺風景

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
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撥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
下唱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
容置酒賦詩曰猿指山新茗綠如煙靜筆都藍煮惠泉未

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
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唱
道語侖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浦地流
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
頗著于世西清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
有金谷看花真謾煎之句三山老人語錄

斫桂樹

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
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
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

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對西河人學道有過謫令伐樹故
宋子京朝月詩亦曰吳生斫鋏西河斧無柰婆娑又滿
輪細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樹事引李賀塗後引云吳質
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對未詳其
義竊意塗後引所謂吳質非吳對也恐別是一事魏有
吳李重亦名質 藝苑雌黃

詞意深妙

余知制誥曰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
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
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
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以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

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
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闌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
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
妙令人感慨不已若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
頃都鏡涵涵碧峯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

高情遠意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
過驛驛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
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等筆驛也殷潛
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
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

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君蓋重中藩
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
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
命欲可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
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
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
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愁臨淚等字而聞者
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
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
女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
齊名蓋俗望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詩眼

淺近

李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
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波
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
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香榻機翠華西
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又二草
遮回磴絕鳴鸞雲樹深 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
無人倚玉闌干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
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
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
庸非淺近乎 漁隱

王建

撫實

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
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蛟蝶
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
不云工蛟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
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
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
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鑲翠娥先
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事

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
官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撫實非鑿
空語也 西清詩話

宮詞

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竟殘紅一片西飛一
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陳輔之詩話

花藥夫人詩尤二

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
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藥夫人宮詞云厨
進食簇時新待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
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藥之詞工

建為不及也 漁隱

宮詞雜它人詩

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
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肥華管醉折
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綉猶封殿簾紗銀燭
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
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
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此白樂
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百有四篇
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

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漁隱

舊跋

王建大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遂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商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做此躰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唐王建宮詞舊跋

山居詩

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真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弟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此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漁隱

望夫石詩

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話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况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曾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

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
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
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
叔達偶忘之耶茗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
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復齋謾錄

杜牧之

二十八字史論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
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
為二十八字史論詩彦周詩話

好異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
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
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

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須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漁隱

絕句

牧之二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敷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余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漁隱

遣懷詩

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覓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捨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具云社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漁隱

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許彥周詩話

陵陽論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細磨蒼蘚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人多不曉卒章

其意謂若是東風不與便即周郎不能破曹公二喬歸
魏銅雀臺也僕嘗叩公更嘗有人如此立意下語否公
曰正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逢乃
嚴助所哀時命室中語

命意之失

牧之作赤壁詩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
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
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詩語周

兵興張水戲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
為浙西名部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

亦牧之三系所厚也願論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
殊不慊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
畢觀俟其雲合技當開行寓目異此際忽有閩焉史君
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將罷
忽有里姥引鬻鬻髮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
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文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
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
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
善乃併上箴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
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姥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焉
牧即政之夜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携幼以詣

之救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
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浼首曰詞也宜強而不
釋乃札而遣之因為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在年
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若溪
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
中以吳興山水清遠來興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
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眉絲只
好對灑掃湖亭不用張水嬉唐詩補遺

分司洛陽

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歸閑居聲妓為當
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爭赴以杜牧持憲不敢邀飲杜

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駝書杜聞命遠來會中女妓
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引三危問
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
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
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
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倍
若無人古今詩話

杜荀鶴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官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姬媼誤
欲粧臨鏡痛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
首推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幕府意

山公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詩
誰人肯向死前休高齋詩話

韓致元

不忘君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中未嘗一日不在
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
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

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
想裏日光飛野馬
案頭筠管長
蒲盧謀身拙為安
蛇足報國危
曾將虎鬚滿
世可能無
默識未知誰擬試
齊李其詞凄楚切而一
迫不忘其君也
潘子真詩話

看天憶帝都

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
請嶺表道湖南謝人惠舍挑
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
忍淚看天憶帝都
自注云每歲
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
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
舊史官風燼黃若暮江
寒蒼龍不復從天下
拭淚看君
小鳳團圓注云官月
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復齋漫錄

絕句
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
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空滿船杜荀鶴亦有溪興
絕句云山兩溪風卷釣絲毛醜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
無人喚流下前溪也 不知語句俱弱不若致元之雅健
也 海隱

香奩集

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
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
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
得也許彥周詩話

晚唐

詩小巧無騷氣味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如崔魯山鵲詩云一芥
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嘴香張林池上云菱葉不翻
人採後行花初沒舟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
取清香盡日潏皆浮艷無足尚而昔人愛重稱爲佳作
陵陽論晚唐詩格卑淺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
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室中語

誠齋論晚唐詩

唐末詩人李推官咸用有披沙集如見後却無語別來
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嶺雪灘
急五更風如燭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
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偏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
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蓋征人凄苦之情
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
於奕談方釋之初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
之士者是曹丕火沆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一不工之作
者是相靈寶哀黎之論也文集

誠齋論晚唐詩有三百篇之遺味

誠齋序順庵劉良佐詩彙云夫詩何為者也曰尚其詞

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
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
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飽與茶乎人孰不飽之
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
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
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
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
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
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
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云可憐死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關

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
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云云先生此序深造作詩宗
旨故錄之餘話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詩人玉屑卷之十七

西崑體

宗李義山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
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
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掃摺至此聞者大
喙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
馬肝待詔先生齒編具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
也古今詩話

佳句

揚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劉子儀詩句有兩勢宮城闕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隱居詩話

歐公矯崑體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寫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石林詩話

荆公晚年喜稱義山

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蔡寬夫詩話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窻知未愛京師溥谷口但知鄒里勝

王履夫
二
虛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冷齋夜話

溫公稱其佳句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楊大年新蟬云風來五字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無施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也
歸田錄

六一居士

六一之義

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

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六一居士傳

歐公自負

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棊曰吾詩廬山高
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
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章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
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某為詩謂人曰廬山高
惟韓愈可及堯衢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
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
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于此廬山高贈同
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
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

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流風止水鏡淨泊舟登
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曉詢下壓后土之鴻厓試往
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控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
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石仙翁
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詭但見丹霞
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
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燕尋遠
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瘞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
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暝翠千萬狀坐卧常對
乎軒窓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玳策名為吏
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

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律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
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
一云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
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琶却手琵琶胡
人共聽亦咨嗟五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
官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織織女手生洞房學
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
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
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能殺盡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

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
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
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
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
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
未曾有意態申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
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
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
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
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
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

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
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漁父

只欲平易

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
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
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雪浪齋日記

佳句

歐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
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體歐公詩
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會趙公詩

文忠與趙康靖公際同在汝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
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
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
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
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矚一鍾
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勝其游從之地
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
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
也蘇寬夫詩話

才高不見牽強之迹

歐公作詩蓋欲自出曾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
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翫月云天形
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
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輝所照
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
滌然發孤詠紛昏析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
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漁隱

蘇子美

以詩得名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三
梅堯臣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
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
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書輕澀不近古無足取也謹識

絕句

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
明晚泊孤舟古祠下蒲川風雨看潮生山谷景書此詩
或真草與大字王直方詩話

聖俞子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山谷夜行詩略道其一
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躑躅狂醉墨灑滂
露壁言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
梅公事清淺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猶後我輩文
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饒女老自有餘態近詩
尤苦硬咀嚼苦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又愈在蘇豪以
氣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質今難賣語雖非工
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 漁公詩話

梅都官

工於平淡自成一家

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堯眠岸有閑
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
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
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漁公

句句精鍊

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蓮之類宜
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
嘆讀者當以意求之 許彥周詩話

寄馬遵詩

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推寶而食春春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擄牙使之不鳴迨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叔牙鐵鎖漫橫絕擄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拍如荀欲剝玉推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持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隱居詩話

莫打鴨

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

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浴不比孤洲老禿鶴禿鶴尚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隱居詩話

石曼卿

晦庵論其詩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愆是天聲長篇舊見曼卿大書此詩氣象方嚴道勁極可寶愛真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不及

一五
一七
此遠其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如等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
交意之句極佳惜不見其全集

西湖處士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
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
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只繫於人若溪漁
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
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
略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
為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

斷意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
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
於對意如冷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
披蓋曰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
氣格不無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
句如橋橫水亦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
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為工夫太過蔡謏夫
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
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
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勳日暮
閑窻何所似灞陵樵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隱

邵康節

出處大略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
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
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麈尾讀書燕居其下旦
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
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覺理飲無多少擊經論真道山
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
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
以自諒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溫公贈

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夾堯夫隨意
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日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
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戚皆歡
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
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
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
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官
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
名于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後齋謚錄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文鑑編
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却不編入與庵

半山老人

一唱三嘆

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
沈澁生牙頰間若溪漁隱曰荆公小詩如南浦落花去
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爲柳葉身
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轉床風
細細吹脣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清淺水杏花和
暖風地偏綠底綠人老爲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三日
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日淨山如染風暗章歛薰
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

三嘆也山谷

得子美句法

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唐子西語錄

託意

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樹涼細詳
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
陽當是時安慶緒遣突厥勁騎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
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
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樹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
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備陳

少作

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話為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
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
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
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羣牧判官從家次
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
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
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遠至也石林詩話

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
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擊蹙不樂晚年與

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
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
少作也高齋詩話

晚年詩

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
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
鴨綠鱗：起弄日鵝黃裊 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
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縻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
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
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

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
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菴詩話

精深華妙

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
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鱗淨綠小立佇幽香
窈幼尋新酌扶藜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
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為然漫叟詩話

格高体下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如云似聞
青袂底復作龜兆塚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藜度陽焰
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雖前人亦未易道然學三

謝失於巧耳後山詩話

用意高妙

蔡天啟言荆公每稱老杜鈞簾宿路鳥起丸藥流鶯轉之
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
虱坐黃鳥披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為得意然不能舉
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編求之
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石翁詩話

力去陳言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不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
生文体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後山詩話

善下字

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
下字如荒城暗雜催月晚空場老雉挾春嬌下得挾字
最好如孟十挾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萸凌風
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
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同藝苑雜錄

用事精切

苕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字
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
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
太一之精天帝聞叩立之子有博學著下而觀焉乃出

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
貢甫時在館閣也王直方詩話

清景

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
疑端為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牀與客夜坐作詩云殘
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
然聞雨落塔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
撞閉門欹枕對殘缸白灰旋煨通紅火卧吃蕭蕭雪打
窻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於齊夜詩

霜筠雪竹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罷是日官涼

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
於西院之小閣荆公語次忽憶舊處久之取筆書額曰雪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去寄此生放筆橫余而入元豐
癸亥公已謝事為會寧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謂公
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僧坐於僧房是日正
當霜雪而虛窻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窻
并誦此詩公慨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隱居詩話

自然

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間于天下荆公嘗題詩云水
沒冷而北去山靡靡必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張望以
空歸後人鑿山刊木寢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

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
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荆
公之自然也高齋詩話

紀實

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
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步門在荆公舊
居之前故詩云曲池立墓心空折塩步庭闈暇欲穿

落星寺詩

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六未云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
蓋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
言幼時目觀閩中章僚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

云勝槩詩入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曼
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傳之遂使一篇
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若溪漁隱曰直
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是荆公作餘人
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翠寒一殿
起崔嵬万里長江酒一杯坐見山川吞日月香无車馬
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槩惟詩
可收拾不才蓋作等閑來王直方詩話

西山寺詩

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无夕陽人謂冠
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

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
月地少不生塵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下若用之於落
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
固煙中沙岸似西吳尤為中的選者閉覽

梅花詩

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鬢撚黃金危欲墮蒂團
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
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
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人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
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為有
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

公在金陵又有和徐冲文韻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
嶺南有數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
能到也選者閉覽

碁詩

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
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志慮反苦思勞神不
如且已與棄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中
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悞仍
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茗溪漁隱曰介
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
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志慮

之語信有證矣若曾直於棊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
落身如蠅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
甫措意異矣邀齋閑覽

虎圖

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眾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
就歐公亟取讀之為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依苴
溪漁農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鸚
行以紆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
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貔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
爰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欲動熟視
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

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返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
造化論錙銖悲風颭颭吹黃屋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
死樹鳴老鳥向之悅囁如啗鵝山牆野壁黃昏後焉婦
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鸚行云高堂見老鸚颯爽動秋骨
初驚死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畫寫
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
看青霄益為衆禽設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
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云沙際自有煙霞質古今意何
傷顧步獨紆轡漫叟詩話

集句

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脚黃魯直謂正堪一

英耳司馬溫公與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
之常會僧庐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床驚回
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抗之舉子中老榜第其
子以緜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五
來希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荷衣便看緜壽之醫者老
嬰少婦或嘲之曰倚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矣也後謝

猿鶴不知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諷嘗舉制科不中與荆
公游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

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庐
三顧動春顰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
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
句蓋為介發也石芬詩話

詩病

今州縣之間隨其小大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
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持之
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
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持以為長久而天下
定矣介庸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
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无自來後世
始罔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礼義日
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
方措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无權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閭隔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
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无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
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棄
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
不行僅免於乱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

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
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蘇子由

秋菊落英

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
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
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
詞及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西清詩話
荆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英落說與詩人子細
看蓋為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熟耳
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之意若飄
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為非則屈原豈亦誤

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二云謾遠東籬喚落英又
何也若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
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
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且有議議亦
疑其不審也高齋詩話

余按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落之為義始也初也如
孔可謂落英之落也蓋菊已花雖落不落惟初英
自有以養秋公賦黃菊委地金人失之不知菊矣
西清以菊為落英公高齋以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
山借秋菊落英之說一則曰歐九不知楚詞者與日
子瞻不熟楚詞者為飄落之落耳雖楚詞者與日
屈原之詞若秋英為飄落之落耳雖楚詞者與日
不知每論先君菊莊翁菊莊翁菊莊翁菊莊翁菊莊翁
葉公每論先君菊莊翁菊莊翁菊莊翁菊莊翁菊莊翁
到離披及之句謂其真知菊
若故併及之句謂其真知菊

聖堂

如天花變現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无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
堂記共六百餘字僅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士詩共二
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
替鶴分明室中語

長於譬喻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鶴飛那復計東西
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

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高人出
李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能操船龍眼詩云
龍眼与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与橘未易相可不皆
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寒老境清閑如啖
蕉如一句即望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陵陽室
中語

海棠詩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
笑竹籬間桃李漫山揔窺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
盤薦垂臺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
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凄滄月下無

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
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
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
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梅詩

東坡嗽字韻三首皆擺落東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
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
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
居江海上梢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
熟詩清温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嗽抱叢規
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烏能歌

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葉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芙蓉城詩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相如微雲澹踈星往來三出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无復白日乘雲軒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凄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食虛幌

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啻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接浮宮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遠接飛步高玲嶸仙風緝然韻流鈴遠二形開如酒醒方紳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反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臃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螻蟻徒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與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唇鬟我我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

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文
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
長眉青如微雲淡踈星便有神仙風度詩考周詩話

三良詩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曰魏顛之事觀之則
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誅三良者有王冲宣曹子建
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
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
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遺欠節要不虧君為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乱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

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
冠絕於古今若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
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
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
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妻死雖黃

與王慶源詩

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
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
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羊魁豆飯吾豈無山
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王直方詩話

語意高妙

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迎音蒼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曾襟無一毫窒礙也漁隱

詩意佳絕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紫騮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

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天云不似揚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終秀不同老天女維摩認解禪經卷藥師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茗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為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記其佳麗塵俗哉

詩物詩首四句便能寫盡

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攢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虛寂堂月明侵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詩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

四句便能爲盡語仍快健如庐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壁間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
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
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壺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夜起對月首句云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
聊舉四詩其他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
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漁蓑

一洗萬古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惟東坡
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髮鬚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唐

子西語錄

南遷以後精深華妙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
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
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
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
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
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詩話

文過有理

東坡曰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
卒怪我此何求我亦无所求蟹言爲我憂章子厚謂參

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二也僕聞之曰吾以尻
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
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波瀾浩渺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
打猛顛出也三馬赫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
妙孝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呂氏童蒙訓

簾紋如水帳如煙

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浮煙客來夢
竟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
山谷初讀以為是劉夢所得所作 王直方詩話

失於粗

蘇詩始李劉禹錫故多怨刺李不可不謹也晚李太白
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譚詠

蘇過詩

東坡云兒子近嘗作林檎詩云熟顆无風時自落半腰
迎日闔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无他技
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
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嘗溪漁隱曰蘇
寂堂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君失陳紅夜穴得餘腐既與丞
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猫紛鬣雜霜兔插架刀槩
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塘河甲微

此得佳言其步驟氣格更有父風也

詩人玉屑卷十七

